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2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2 2012
(第11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11)

传统客家女性的社会家庭角色及族群文化特点
——客家山歌中女性文化探析

陈菊芬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音乐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摘 要: 客家山歌中对女性的描绘和对女性的讴歌,展现了客家女性独特的家庭和社会角色以及客家族群独特的女性文化特点。这些山歌也教化着后人,加深了客家人族群对这种文化的认同,推动了它的发展。

关键词: 客家山歌; 女性文化; 精神个性

中图分类号: I207.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12)02-0149-07

性别在文化形成及文化的发展历史过程中起到特别的作用,性别文化的研究是从一个特别的维度来考察社会生活。妇女群体在中国社会生活历史上,很长时间处于跟男性不平等和被动的地位。研究女性文化,必须考察妇女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研究她们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妇女的社会角色通过亲属联系和婚姻得到整合,而妇女在社会生产和社会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形成了特有的女性社会文化。客家女性,从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考察,都有其独有的特点,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特点的社会群体。本文试图通过客家山歌这一特殊文化载体,结合作者的田野考察材料,对客家妇女的社会角色认知以及其群体文化特点加以分析讨论,以求加深对客家山歌文化特色和内涵的认识。

一、客家山歌折射的传统客家女性角色定位及族群文化色彩

(一)山歌描绘客家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角色

在广东,20世纪50年代以前,粤东地区客家男性为谋生计,往往出洋海外,一去十余年,甚至几十年. 家里生计的重担,要落在女性肩上。光绪《嘉应州志》有记载:“自海禁大开,民之趋南洋者如鹜,始至为人雇佣,迟之又久囊橐稍有余积始,能自为经纪,其近者,或三、四年,五、七年,始一归家;其远者,或十余年,二十余年始一归家。甚有童年而往,皓首而归者。”[1]乾隆《大埔县志·风俗篇》也说到:“妇女装束淡素,椎髻跣足,不尚针刺,樵汲灌溉,勤苦倍于男子,不论贫富皆然。”[2]

长途跋涉的迁徙,炼就了妇女们的体力和意志,加上南方劳动生活习俗的影响,客家人来到南方后,中原地区流行“男耕女织”的传统经济结构形式逐渐改变。客家人“崇文重教”,尤其男子为摆脱贫穷,立志读书求仕途渐渐形成风气。所以在新居地,男人不是漂洋过海,就是外出谋生,或是读书求官。这样,客家女人就要承担起农田耕作和家庭劳务双重的任务,并且承担起生儿育女和侍奉公婆的责任。许多客家山歌描绘了客家女人的艰辛,更是赞扬了客家女性刻苦耐劳的精神个性。从山歌中,我们可以感知出在艰苦的岁月里客家女人在承担社会生产任务和维系家庭生活

收稿日期: 2011-11-25

基金项目: 广州市政府专项研究基金(XZXC-N5110380)

作者简介: 陈菊芬(1971—),女,广东河源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音乐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音乐.

中和男人承担着一样的责任。在家庭生活中,甚至比男性承担更多的责任,如哺养儿女,伺候爹娘长老。下面这首山歌就是十分形象而真实的写照:

客家妹子系唔差,割櫓打柴满山爬;

犁耙辘轴碌碌转,牵儿带女奉娘爹。[2]

《清稗类钞·风俗类》中记载:"客家妇女向不缠足,身体健硕,而运动自由,且无施脂粉及插花朵者。"[3]客家女性是汉族女性中唯一不裹脚、不束胸的女性群体。客家女性不缠足虽然与长途迁徙有密切关系,与其需要承担生活和家庭的责任也不无相关。但本质上,她们也远离了礼教的约束。[4]从客家歌谣里,我们还明显看到,客家人对女性角色的认知是十分深刻和重视的,并以此教育下一代,尤其是对女孩灌输伦理规范和美德教育。《客家哺娘(妇女)》是叙述客家妇女勤劳贤惠的代表作之一:

客家哺娘,鸡啼起床。梳头洗面,先煮茶汤。煮好早饭,天才大光。洒水扫地,挑水满缸。盲(未)有食朝(早饭),先洗衣裳。讲究养猪,煮汁拌糠。灶头锅尾,光光张张。田头地尾,种菜种粮。针头线尾,绣织在行。家头教尾,顺理有方。爱子爱女,惜肝惜肠。唔生是非,敬重爷娘。推磨踏碓,唔声唔响。捡樵割草,山歌飞扬……丈夫出门,家事敢当。刻苦耐劳,唔怕风霜。能粗能细,有柔有刚。远近赞美,客家哺娘。[5]

短短一首歌谣"全方位"地描绘了客家妇女日常生活中的勤俭、贤淑、聪慧的风采。早起煮饭、扫地、担水、洗衣、砍柴、种菜、织布、耕田、粜谷……昼夜辛苦,得到的却是:吃要"粗茶淡饭",穿要"老实衣裳",累了只能"辛苦自当",甚至晚上往往只好"肚饥上床"。在封建文化和现实条件的交织中,在家中,女孩与男孩的待遇毕竟不能一样。因此,女性更要勤苦和自强,更要知礼内敛。客家山歌里这样的歌词俯拾即是,比如:

一岁娇,二岁娇,三岁砍樵爷娘烧,

四岁学绩絮,五岁学庚布,

六岁学绣花,七岁绣个牡丹花,

八岁食郎饭,九岁当郎家,

十岁带子带女转外家。[6]238

再如:

细妹扒松毛,大姐割鲁烧,

老弟上树捉鸦鹊,阿哥拿铳打飞鸟。

对岁离娘卖畀人,六岁打柴受苦辛,

七岁落田学耕种,九岁挑担无时停。[7]176

客家妇女也常常以上述的"妇功"来要求自己。这远远超出通常意义的女子"习女红"的品质,而以其嘉言懿行塑造出"客家好姑娘"形象。

在家庭生活中,客家妇女除了从事传统对妇女所要求的所谓"家头教尾"(养育子女)、"灶头锅尾"(家务劳动)、"针头线尾"(浆洗缝纫)外,还要承担起"田头地尾"(耕种田地)职责,所以可以说,客家妇女是担负起了客家族群经济生活中里里外外一把手的角色。勤劳重孝、知礼内敛的妇道受到颂扬,而违背这种妇道的"懒妇"则社会不容,人人讥讽。

比如,客家童谣《懒尸嫲》从负面勾画了妇女角色的认同:

懒尸嫲,睡到日头斜;缸里无点水,壶里无点茶;走到河边,拱拱竭竭,到两勺嫲;伸下腰,挺下肚,啊姆哀,真辛苦。

正是这种妇道文化,熏陶了客家女性的品质,使她们双肩挑起了家务劳动和生产劳动双重任

务,在家庭中发挥着支柱作用,从而也就奠定了她们在客家族群社会里的地位。

(二)山歌讴歌客家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

客家女性在男人闯南洋或外出后,便承担了整个家庭的责任,“健妇把犁”在客家人来说是很平常的,这与传统社会的女子“话莫高声,笑莫露齿”,困守深闺截然不同,与强调中庸之道,讲究过犹不及亦不一样[2]。客家人虽然一直处在迁徙和移动当中,总是客居他乡,寄人篱下,但从来没有产生依附、仆从、雇佣的心理。这种自尊自强的文化性格在客家女人的身上更是体现得尤为突出:

你莫嫌耕田嫲,耕田阿妹唔会差;

犁耙碌轴都会使,会划会算会当家。

客家人因为初到岭南地区,受地理环境影响、多事农耕劳作。但客家人的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精神品格,又激励着他们不甘现实,力求改善现有的生活条件和环境。于是,读书求取功名,外出寻求出路,成了男性客家人追求的目标。由于男性外出,女性为生活,要承担更多的家务责任和社会生产任务:

山货瓜菜摆满场,猪鸡鹅鸭一行行;

会划会算会当家,笑买笑卖喜眉扬。

对于夫君外出找生计求功名,而自己要独守闺房,承担内外劳作,她们毫无怨言,而且体贴支持:

一寸光阴一寸金,劝哥莫为妹分心。

创业年华莫虚度,惜妹更爱惜光阴。[2]

光绪《嘉应州志·礼俗卷》是这样描述客家妇女生活和赞誉她们的:“州俗土瘠民贫,山多田少,男子谋生,各抱四方之志,而家事多任之妇人。故乡村妇女,耕田、采樵、织麻、缝纫、中馈之事,无不为之。洁之于吉,盖女工男工皆兼之矣……古乐府所谓‘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不啻为吾州之言也。”[8]事实上,除了农活外,还有些妇女要出入于村镇市场,赶墟采购,也参与宗族庙会,就是小生意小买卖客家女也不逊色。

在传统社会里,“扬男抑女,突出父权的地位。妻以夫荣,母以子贵。妇女没有机会搏取功名,以事家务和田问劳动是她们的天职。这里没有男耕女织的分工,妇女什么活都干。”[9]客家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顺从,却是因为她们都能独立生活。她们这样做,纯然是真挚的爱和传统的对丈夫的崇敬[10]。对于客家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客家地区流行一句俗语:“没有老婆不成家”。这个“家”,既有婚姻和生儿育女的概念,更是指出客家妇女在家庭中的特别地位。客家妇女在家庭中是“主妇”,是家政的主持者。女人在家庭和社会生活生产中扮演好妻子、好母亲、好媳妇、好婆婆的角色,会受到社会极大的尊重,也是一种社会崇尚的文化。

正是客家妇女的“双肩挑”,才得以使崇尚读书走仕途和外出谋生打天下的客家男子无后顾之忧。晚清诗人黄遵宪在《山歌·题记》中记载:“无论为人女,为人妇,为人母,为人太姆,操作亦与少幼等。举史所称纯德懿行,人人优为之,而习安之。”…“吾行天下者多矣,五洲游其四,二十二行省历其九,未见其有妇女劳动如此者。”[11]

由此可见,传统客家妇女,即使经济状况不同、阶层不同,都要不同程度地担负着家庭劳作和社会生产双重责任,从而也养成了勤劳、刻苦和俭朴的美德。

二、客家山歌对女性精神个性的塑造

客家山歌描述女性生活的特别多。通过对她们现实生活的描述,刻画了她们的群体个性,透析了她们丰富而又独有的精神生活。

对爱情的渴望、追求和忠贞是客家女性最鲜明的精神个性之一。情歌是客家山歌的主要成分之一。山歌中对客家妇女的精神个性的塑造在情歌中尤为突出。过去，客家女大多数未能享受到童年的欢乐，未能得到受教育的权利，未能因生理因素得以免去或减轻力所不逮之劳苦，未能体验到婚姻自主的幸福，总之，她们没有人生选择的自由，人性深受压抑。在生活与精神双重压迫泥淖中挣扎的人，自然迫切需要有一个通气孔以喘息和放松。在苦难面前依然乐观的客家女选择了唱山歌。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环境和条件，造就了客家山歌文化。世世代代的客家女性都特别擅长唱山歌，唱山歌是她们的秉性，是她们的生存方式。她们与千百年来普天下的女性一样，多在爱与欲中释放郁积与寻找自我，因而情歌成了她们的精神慰藉和情感宣泄口：

山歌唔唱唔风流，猪肉唔煎唔出油。

梧桐落叶心唔死，不同哥嫂心唔休。

短短四句山歌，就形象地把客家妇女追求爱情的渴望之情刻划得入木三分。这种歌唱如岩浆喷涌，不可阻遏，其缠绵旖旎和浓烈炽热当在其他地域和民系的情歌之上。

对于客家女性对爱情的渴望、追求和忠贞的精神个性的刻画，确是客家山歌最感人的部分，十分令人喜爱。比如：

日映红花满山坡，岩下花前等阿哥。

石头生须马生角，担竿结子牛唱歌。

生爱莲来死爱莲，两人相好一百年。

漫人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

客家妇女歌唱爱情是如此情真意切而火辣直率，表达出至死不渝。她们表达爱欲则更是超越世俗，“爱”“恨”交加：

妹子约郎榕树下，月出嫂到月西斜；

夜静三更露水大，有情你爱脱衫遮。

亲哥无醒鸡乱啼，送郎出屋月斜西。

可恨金鸡啼得早，拆散鸳鸯两分离。[2]

与深院才女的断红题诗不同，与贵族小姐的矫情忸怩相反，客家女性通过这样的山歌，毫不掩饰、理直气壮地宣示自己被社会传统所压抑的饥饿之爱欲了。人类情爱的本质离不开情欲，客家女唱的与性有关的山歌，反映了人的个体情欲是何等顽强，表现出她们以野性的生命活力向道德束缚挑战的无畏勇气。

然而，客家人的爱情观也离不开中原文化传统，对客家妇女的贞节，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要求也在情歌里直接反映出来。在客家民谣《十嘱妹》里就有这样的唱词：

……

五嘱妹子静心听，守节正系好名声。

妹爱坚心莫改嫁，改嫁会被人看轻；

九嘱妹子你爱听，嫁过两次骨头轻，

子孙诰封封不到，姑嫂相骂骂唔赢。

这些歌谣潜移默化地使客家妇女从小就产生了传统的性别角色意识，也让客家男人从小就羡慕这种贤惠媳妇和渴望娶这样的贤惠媳妇，并以能娶上这样的贤惠媳妇而骄傲。在这方面，这些客家歌谣与那些以封建伦理道德观来教育女性的《女儿经》、《闺训千字文》、《女四书》等一脉相

传,起着极其相近的社会教化作用。

客家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至重至深。客家社会的婚姻形式,有大婚亲、童养媳、溺女、等郎妹、隔山嫁等等畸形的现实,使客家女性深受其害和压抑,客家情歌就成为客家妇女唯一的精神诉求。过去,在客家地区,贫家女小小年纪就会被卖出去。不仅“童养媳”的婚姻形式特别盛行,还有未生儿子就先娶回媳妇来干活的“等郎妹”风俗,更有替出洋谋生的男子在家中“隔山娶亲”,找个终身守活寡的“媳妇”来干活的恶俗,这些女子熬到死或许换来一座冷冰冰的贞洁牌坊。在这人道极为残忍的习俗中,可怜的女子只能用山歌来苦叹“等郎妹”的内心苦楚和无比愤恨。下面是一首“童养媳”的哀歌:

十八娇娃三岁郎,夜夜爱牵入房,
镜子面前照一照,唔知是仔还是郎。
……
对岁离娘卖给人,六岁打柴受苦辛,
七岁落田学耕种,九岁挑担时停,
目汁洗面汗洗身。
……
十八娇娇三岁郎,半夜想起痛心肠,
等得郎大妹老哩,等得叶浓花又黄,
等得月圆日落光。[12]

“童养媳”的哀歌一方面描绘了过去年代里客家妇女的低下地位和艰辛的生活,也以带血的声音痛斥了封建礼教。字里行间映射出客家女的愤恨情感和痛失情爱的无奈心怀,更反衬了她们对爱情生活的强烈追求和坚守的精神个性。

客家人大都住在偏僻山区,客家男子只好外出谋生,男人怀有“四方之志”,大多常年外出做工或到海外谋生。这种外出到东南亚国家谋生被客家人称为“过番”。很多妇女都不愿意自己的丈夫“过番”,然而又不得不面对离别,内心的依恋、怨恨、痛苦、思念之情通过山歌来宣泄。近百年来流传于粤东客家地区的一组《十寻亲夫》山歌。这组山歌的内容,是叙述一个少妇思念去台湾谋生的丈夫,决心前往找寻的故事。它描写了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弱女,一路上翻山涉水、远渡重洋,历尽艰难困苦,终于去到台湾找到了丈夫,并与丈夫回归大陆故乡的经过。虽然仅是十首山歌,但每一首山歌都唱得切情切景,扣人心弦。它反映了当时粤东地区客家人民前往参加开发台湾的一段史实,也反映了在乡妻子思念亲人渴望爱情的真挚感情。其中唱到:

一寻亲夫过台湾,打算出门爱借钱,
先日话郎容易转,谁知今日见郎难。
二寻亲夫就起程,包袱伞子紧随身,
辞别伯叔并兄弟,出外寻夫正苦情。
……
九寻亲夫离船舱,唔知亲哥在哪方,
唔知亲歌哪只屋,见郎唔到心就慌。
十寻亲夫到台湾,一见亲夫开片天,
两人牵手来去转,恰似三岛遇神仙。[13]

客家情歌是客家歌谣的主体部分。斑斓纷杂的客家情歌描绘着客家妇女心底的情感世界,抒发着她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在那些情歌平实质朴又充满艺术性的字里行间,不难找出客家妇女

自主意识的诉求。即使从小就被灌输着传统性别角色意识,但她们强烈地要从爱情中寻找自我,追求精神世界的幸福。

勤劳坚韧是客家妇女又一突出的精神个性。讴歌劳动的歌谣是客家山歌的又一主体部分,占有很重的分量。山歌原本就是从劳动生活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劳动生活也是客家人精神个性形成的本源。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在过去更要承担着甚至比男性更繁重的劳作任务。这种现实生活,也练就了客家女性的这一突出的精神个性:勤劳和坚韧。

《客家妇女歌》记叙了妇女从事一年四季的农事劳作:

生女莫在古程乡,程乡女子苦难当。
别处女子深闺宝,程乡妇女耕田庄。
赤脚落田播种秧,泼粪施肥又脱秧。
三月莳田挑秧把,中耕除草耘田忙,
若遇老天唔打帮,一夜犁水到天光。
一直忙到造禾熟,收割农事又紧张,
早造刚完秋季忙,又把番禾赶插上,
若遇高田水唔足,改种番薯唔丢荒。
十月立冬稻谷黄,晚造收割又登场,
程乡妇女如六月,再把谷粒屯中藏。
两造收完冬种忙,播下小麦一行行,
唯有小冬稍自在,等待明春小麦黄。
一年四季农事忙,程乡妇女非寻常,
女子如同男子汉,勤劳美德堪赞扬。[14]

“女子如同男子汉”,不仅仅反映出在维系生计中妇女承担着与体力比自己更强壮的男人的繁重任务,也衬映了客家妇女崇尚和追求勤劳美德的精神世界。这首山歌不但描写了客家妇女为生计而终年的忙碌,字里行间更是讴歌了客家女性勤劳智慧的品质和美德。妇女承担田间劳动的主力,很早就是客家群体独特的生活方式之一,也成为了山歌中反映的客家群体独特文化。

客家妇女的勤劳智慧,她们这种优良品德,也使外族文化人为之感动。美国传教士罗伯特·史密斯(Robert-Smith)在客家地区居住多年,对客家妇女的这种优良品德非常惊讶。他说到:“在客家中,几乎可以说,一切稍微粗重的工作,都是属于妇女们的责任。如果你是初到中国客家地方居住的,一定会感到极大的惊讶。因为你将看到市镇上做买卖的,车站、码头的苦力,在乡村中耕田种地的,上深山去砍柴的,乃至建筑屋宇时的粗工,灰窑瓦窑里做粗重工作的,几乎全都是女人。她们做这些工作,不仅是能力上可以胜任,而且在精神上非常愉快,因为她们不是被压迫的,反之她们是主动的。”[15]相反,懒惰违礼则受到唾弃和贬责。客家歌谣里也有从反面辛辣地讽刺了不遵循家庭礼教违反规范的行为。如一首《懒尸妇道》,就是对这类妇道的痛斥。其中唱道:

懒尸妇道,讲起好笑。半昼起床,喊三四道。日高半天,冷锅死灶。水也不,地也懒扫。……田又唔耕,又偷谷粜,唔理唔管,养猪成猫。……老公打哩,开声大嗷,去投外家,目汁象尿。爷喊无用,哀骂不肖……归唔敢归,翐唔敢翐。外家迷转,老公又恼。送转男家,人人耻笑。[6]224

叛逆、抗争和天放气质是客家山歌里颂扬较多的客家妇女的又一鲜明的精神个性。虽说受教育不多,但多热情、大方、有礼,受封建传统文化对女性繁琐规矩的束缚相对比较少。客家妇女历来被认为最具有叛逆、抗争精神和天放气质。客家山歌里,也有不少是歌颂女性这方面的先进行

为和精神品质。比如在对爱情的追求方面,宁死也不屈服于封建旧礼教:

鹞子想飞唔怕高,哥妹相恋唔怕刀。

生爱结成双飞鸟,死爱上天过鹊桥。

客家山歌里,一方面抒发了对封建旧礼教束缚的不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她们执着追求幸福的自我意识。这种文化特性不但在客家社会受到推崇,在国内国际社会均高度评价这种文化价值。罗伯特·史密斯(Robert-Smith)对客家妇女的这种精神价值观的追求非常钦佩,他曾说:"客家妇女真是我所见到的任何一族妇女中最值得赞叹的了。"[16]

在众多传颂客家妇女精英的故事中,有相传甚广的勇救宋帝昺,被封为"孺人"的客家妇女,有太平天国的大脚女性洪宣娇,更有中共红军长征时期的客家女兵,还有台湾、香港及海外的各类客家女英杰等等。英雄辈出的沃土,正是客家女性群体文化。作为这种独特的文化的精华客家山歌,也当然响亮地讴歌了客家女性这种伟大而感人的精神个性。比如:

妹送郎当红军,临别赠言记在心,

郎在前方打胜仗,妹在家中搞妇运。

短短四句,洋溢出客家妇人何等的豪气!20 世纪 20、30 年代,出于对现实社会的悲愤,凭着抗击压迫者的一股豪气,许多客家妇女或参加革命上战场,或在后方搞生产支援革命,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比如:

阿妹送哥当红军,同心协力打敌人;

郎拿驳壳打地主,妹拿大刀杀豪绅。

你莫笑耕田嬷,红军妹子顶呱呱,

又会打枪打白狗,又对耕田驶犁耙。[2]

从山歌里可以看出,客家妇女不仅勤劳能干,还能和男子一道,使枪弄刀抗敌保家,山歌唱出了客家女性这种傲气和情怀。更有的甚至宁死不屈,唱着山歌英勇就义。比如,梅县吕进娣烈士行刑前唱的山歌:

今打靶无相干,兄弟姐妹心放宽;

十八年后一好汉,到转梅县杀狗官;

兴宁山歌《铁姑娘》同样表达了中国妇女渴求解放和坚信胜利的信念:

人人话崖铁姑娘,铁石心肝铁石肠。

铁石心肠来革命,要把人民来解放。[13]

这些山歌,唱出了她们豪放的气质,坚定的信念以及视死而归的大无畏精神,渲染出客家女性文化的精华,足以感天动地。

三、结语

客家女性扮演的社会角色,与传统的一般情况有所不同,从而衍生了独有的客家女性文化。传统上,女性多以以谨守传统礼教规范来约束在家庭和社会的生活行为。这样,在社会活动(也包括了生产活动)中,妇女没地位,受到的待遇和认同程度较之男性就十分低下。女性在父权社会机制之下,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传宗接代的功能上。而客家妇女由于她们很早就直接参与农作生产和其他社会生产活动,成为一支社会生产的生力军,又为家庭生活提供了物质条件,这就奠定了她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与传统的一般妇女的不同。因而,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上扮演的角色也就与一般族群的女性不同。她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相对要高,在维持家庭生计,推进社会生产发

展中,发挥的作用要大。社会的活动,也开阔了眼界和思维,她们的自我意识也强烈起来,形成了她们独特的精神生活个性,映照出客家女性文化的特色;同时,她们还较早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社会角色的认同比较容易冲破了传统的牢笼。如梅州,是广东最著名的客家之乡,同时又是著名的侨乡。外出的华侨,寄回家乡侨汇改善家乡生活环境,也带来了海外文化改变了家乡的传统观念,包括两性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认同,由此,也催生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客家女性文化。在众多的客家山歌里,讴歌客家女性时,都离不开她们在家庭中或社会上的平常生活和劳动。从山歌里,我们可以感受到,正是这些日常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培育了客家族群中具有鲜明特色的女性文化。它像一朵明丽的鲜花,把客家族群文化装点得更加亮丽,更加令人向往和赞美,成为我们中华文化的百花园里的一直奇葩。这种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也一直熏陶了一代代的客家女性,教化了一代代新人。

参考文献:

[1] 吴宗焯、温仲和. 嘉应州志卷8(礼俗)[M]. 清光绪二十四年刊本:151-152.
[2] 黄晓云,从客家山歌看客家女人的精神个性[J]. 江西社会科学,2004,(11).
[3] 徐 轲,清稗类钞·风俗类[M]. 北京:中华书局,2010.
[4] 谭元亨. 客家魂[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5] 李黛岚,从客家山歌看客家妇女在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J]. 农业考古,2008,(6).
[6] 谭元亨,客家文化史[M].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238.
[7] 钟俊昆,客家山歌文化研究[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164.
[8] 嘉应州志(戊戌仲春锓板)卷8"礼俗"[O]. [出版者不详]:54-55.
[9] 黄淑娉. 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378-379.
[10] 山口县造:客家与中国革命[M]//胡希张,莫日芬,等,客家风华.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228.
[11] 黄遵宪. 李母钟太安人百龄寿序[M]. 香港: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2002:208-210.
[12] 刘玄恩,客家妇女与客家山歌,[J]. 惠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1).
[13] 陈菊芬. 天籁回响——广东客家山歌[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201.
[14] 陈文红,从客家山歌看客家妇女的精神个性[J].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15] 罗伯特·史密斯,中国的客家[J]. 美国人杂志,1905.

A Discussion on the Female Culture in the Hakka Folk Songs

CHEN Ju-fen
(*College of Music*,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65, *China*)

Abstract: The Hakka folk song is a wonderful work of Chinese culture. The depiction of the women's life and the eulogy of the female culture in the folk songs present before our eyes the particular roles of the Hakka female in family life and social activity, and therefore, reveal the unique features of the Hakka female culture. Nurtured by this folk song art, the Hakka clan has been deepening the recognition of the culture, and bringing about the flourish of the culture.

Key Words: hakka folk song; female culture; moral character